

六臣注文選

下
冊

六臣注文選

下
冊

〔梁〕蕭

統編

・〔唐〕

李

善

呂

延

濟

劉

良

注



華

書

局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

善曰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拜斯為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以作

臣聞吏議遂客竊以為過矣

善本無

穆公求士

善曰史記曰穆公求士賢才也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

於宛

善曰史記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

晉獻公

善曰史記曰晉獻公夫人驪戎為秦百里奚妻云秦走宛

楚之鄙人

善曰史記曰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議國迎襄叔於宋來

事大悅

善曰史記曰百里奚謂繆公臣不及

邠邠公孫支

善曰史記曰邠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

秦大夫子桑

善曰史記曰秦大夫子桑曰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

公用之

善曰史記曰秦用由余

地千里

善曰史記曰秦用由余

商移風易俗

善曰史記曰秦用由余

侯親服

善曰史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又曰衛鞅西入秦

三年百姓便之

善曰史記曰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

致勝諸侯畢賀也

善曰史記曰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

疆子印封

善曰史記曰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

秦之治國

善曰史記曰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

因此而疆

善曰史記曰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

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

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

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

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

之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

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

此云惠王疑此說也

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

王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儀

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

韓界也良曰秦至惠王始稱王

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

也上郡地名包九夷制鄰

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

漢中蜀地名包九夷制鄰

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

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

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

施到今

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

漢書音義

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

從良地也壤亦地

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

合而攻秦用張儀之計

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

王得范

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

諸侯使秦成帝業

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

太后弟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

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

皆以客之功

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

不善本作弗字納踈士而不善本作弗也與是使國無富利

之寶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

有和氏善本作善本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

織五臣本作織息廉切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繡徒之鼓

善曰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產於崑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墨子曰和氏之璧隨侯之珠越

絕書曰楚王召歐冶子干將作鐵劍二枚二曰太阿孫卿曰

繼離蒲梢皆馬名鄭玄禮注曰繡皮可以冒鼓也濟曰和氏寶則下和之璧太阿劍各

以翠羽為鳳形而飾旗也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

而陛下悅之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五臣本無可字則

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

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馱馱不實外廐善

周書曰正北以馱馱為馱廣雅曰馱馬屬良曰犀角象牙也馱馱良馬名廐馬屋

為用蜀之丹青不為采所五臣作可字以飾後宮充

下陳善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也銳曰充滿陳列也娛心意悅

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元珠之簪傳

璣之珥阿縞古老切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善

說文曰珥瑱也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繡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義與子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不足稱善以別

之化皆類此銳曰以宛珠飾簪傳而隨俗雅化佳冶

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善曰隨俗雅化謂閑雅變化而

美貌美女出於趙也夫擊甕善本扣善本正南彈箏搏髀善本而

歌鳴鳴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善曰說文曰甕汲瓶也以正瓦器也秦人鼓之以

節樂翰曰搏擊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

之樂也善曰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桑間濮

樂伐時曰武象宋均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也徐廣曰韶一作昭也

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

虞若是者五臣本無者字何也快意之善本無當前適觀

而已矣善曰商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

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

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民人此非所五臣本

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濟曰跨臣聞地廣者

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

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

深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高王者不却眾庶故能

明其德善曰文子曰聖人不讓是以地無四方人善本

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良曰率土之內皆為

有乎四時交會充於內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今乃弃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紫諸侯善曰郭

注曰資者給資之謂也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裏

足不入秦良曰言雖裏足不得入此所謂藉寇兵而齎

盜糧者也善曰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兵

借也寇賊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

齎遺也

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五臣本雖作各內自虛而外以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

善曰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不欲指斥言故先引秦為喻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焉齊注同

臣聞秦倚曲臺之官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

兵加胡越善曰應劭曰始皇帝所治動也若漢家未央宮也三輔黃圖曰未央有曲臺殿如淳曰衡猶稱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良曰曲臺秦所居宮名懸衡懸法度也畫地不犯教令

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

連從容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善曰史記曰陳勝字涉陽

城人也勝為王號為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斬以耳為校尉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以為援也鐵曰

親萬室不相救也善曰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秦之政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

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善曰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也蘇林曰

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去千

里不絕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流猶行也良曰輦車運輦之重輦及也言轉輸千里不絕於道此假言吳與

則疆趙責於河間善曰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為趙王取趙之河間

立象辟疆為河間王至子襄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

河間之地鐵曰責求也趙大國故云疆也餘文同六

齊望於惠后善曰孟康曰高后劉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劉琨郡封營侯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

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

列侯後漢書曰文帝聞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子為

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望光為濟南

王也向曰惠帝時齊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鴆殺之故城陽

地尊魯元公主而得免此六王之心常追怨惠帝及高后

城陽顧於盧博善曰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第

梁地王與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

餘薨與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又曰二

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縣濟北縣也翰注同三淮南

之心思墳墓善曰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

厲王三子安為淮南王敖為衡山王陽為廬江王善曰

文帝憐淮南厲王不軌遷而失國乃立厲王三子於淮南安

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善曰大王不憂臣恐救

言三子皆望墳墓思其父見遷殺也

兵之不專善曰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怨宿

但有意不敢相救也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淳解

其意故云不能為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也良曰言諸國

皆有私怨不為吳也今大王不憂其不可若舉兵伐漢天子

之微善曰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

言也善曰蘇林曰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

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此微同如

淳之說秦始望本紀曰荆王獻青陽之田已而背約得要擊

我南郡鐵曰邯鄲趙都也長沙郡名還聚也青陽水名

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為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難吳計
雖使當為乃使越人當為吳人輒當為衡言吳越欲來伐漢
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上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其
如此則越不得進吳不得深陽惡指斥其故假胡越亂其辭
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向以此陽惡指斥其事詞矣越亂其
言意者欲以沮吳之計使不舉兵而務隱其言詞矣越亂其
吳也輔猶拒也胡比趙也言吳越欲來伐漢漢必使梁并淮
陽之兵以上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拒於趙如此則吳越各
深不能相濟事則必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
敗故為大玉憂也

流霧雨咸集聖王砥善本作底字節脩德則游談之士

歸義思名善曰臣與砥同也砥礪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客游談之士無敢自進於前漢書王莽傳

曰遊者為之談說翰曰言自然相感者也驤舉今臣盡也龍無翼言斷即驤也砥礪也陽將致其意也

智畢議易精極慮善曰如傳曰改易精思以謀慮之

則無國而不可干善本作奸字飾固陋之心則何王

文選卷三九

七

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善曰爾雅曰奸求也奸與干同然

臣所以五臣本無歷數王之朝皆准千里而自致

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善本無竊高下風之

行尤說大王之義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若

行也良曰言來游於吳已歷數王也自齊至吳度准千里

也下風之行言王之美行及人如風之屬下也高敬尤甚也

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鷙至鳥累百不

如一鷄善曰孟康曰鷄大鷄也如厚曰鷄鳥比諸夫全

趙之時武力鼎士縣服善本作湛患臺下者一旦成

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趙趙未分之時應劭曰後分為

三也核服大盛玄黃服也臣贊以為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

王之臺臺昭曰高帝子幽王友也呂后殺之善曰湛今沈字

字翰曰全謂未分之時鼎士力舉淮南連山東之使

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善曰漢書曰淮南厲

昭曰從蜀嚴道濟曰死士輕義之士盈朝也然則計

朝王朝也淮南厲王長謀反發還蜀故云西也

字謀議不得雖諸貴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善曰左

吳公子光享王鱗設諸賓劔於魚中以進抽劔以刺王說范

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良曰諸專諸

實孟賁皆古勇士也不安其位言無益於事

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善曰臣贊以為

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栗未明而起也向曰寒心銷志

見國家多難也不明求衣言早起聽朝也銑曰畫謂畫策

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襄儀父之後善

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東牟朱虛侯章東牟齊王嘉其首

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叔儀父者也翰曰叔魯國也儀

父誼也功與齊相類故深割嬰兒王之善曰應劭曰文帝

引而連之矣餘文同壤子王梁代益以淮

其中有小嬰兒皆厚割地與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

陽善曰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榮淮陽王武後梁王揖

早薨此武為梁主也然梁揖皆少故云壤也晉灼曰方言

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壤也又曰方言云璋其肥盛

書注以璋為諱也良曰壤子猶愛子也言文帝王其愛子

王揖薨徙武為梁王也益加也

卒善曰漢書曰濟北王與居間濟北因弟於

雍者豈非象新垣華哉帝之代乃反棘蒲侯擊之與

居自殺又曰淮南王道死應劭曰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

勸王共反也銑曰什頓也濟北王與居間帝之代乃反使

將擊之與居自殺故謂頓也淮南王文帝

第也流徙之蜀至雍不食而死則謂囚也

今天子新據

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

臣難知善曰今天子景帝也先帝文帝也向曰現猶帶

也變易權勢合常道也大臣難知難探測也欲其

慎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
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善曰如淳曰新垣平
望東此汾陰有金寶氣鼎在其中弗即則不至為吳計者猶
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服虔曰過誤也翰曰前言
豈非象新垣平中言恐周鼎復起下言新垣過計失國云由
邪臣詐謀故陽引此為諫言王為此謀則吳嗣必不在於世
矣過善曰應劭
高皇帝燒接道灌章邯兵不留行善曰應劭
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又曰燒接道言高祖涉所燒之
接道也史記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接道也言攻之易故不稽
留也濟曰高祖自漢中絕所燒之接道也收敵善本人之
道至雍以灌章邯而破之兵不稽留善本
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善曰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
谷關而破項羽西水攻則章邯以云其城陸擊則
楚則項羽所稱也善曰如淳曰荆亦楚謂項王敗走此
荆王以失其地也良曰此疊上文荆則楚也

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善曰孟康曰
庶幾得之也銑曰言羽等基疆盛尚見破
滅為國家者不可不慎其幾微也熟猶深也

於獄上書自明一首

鄒陽

善曰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
孝王遊羊勝公孫寵等疾陽惡之於孝王
善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也向曰陽為
人抗慨不為苟合介立於羊勝公
孫寵之間勝等疾陽餘同善注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
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善曰如淳曰白虹象日為君又曰畏畏其不成也列士傳
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
聞軻死事太子曰吾知其然也翰曰燕太子丹使荆
軻往刺秦王使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而畏其事不成衛

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昂昭王疑之善
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趙衛先生說昭
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
為之食昂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也濟曰秦使白起伐趙
破長平軍欲遂滅趙趙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為應侯所害事
不成故云昭王疑也是時太白食昂夫精誠變天地而
昂趙分也將有兵故蝕焉蝕于昂良曰變動喻明也兩
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主燕太子秦昭王也今臣
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詔為世
所疑善曰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不敢斥
右者不敢王也詔考三日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銑曰言左
斥於王也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無而字燕秦不
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善本無玉人獻寶楚
王誅之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捧而
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剛和左

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則其右足也
向曰十和得玉璞獻之楚武王武王以為非玉則其右足誅
亦刑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善曰史記曰始皇以李斯
具五刑者也句曰李斯忠諫於秦是以箕子佯善本
二世而具五刑於市胡亥二世名也

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善本無也字善曰史記
佯狂為奴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
之衰翰曰箕子見紂無道佯狂為奴接輿避世之亂亦佯
狂而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

之聽善曰以其計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
比干剖心子胥賜夷善曰史記曰比干彊諫紂怒曰吾
又曰子胥自剄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鸛夷之革浮之江中應
劭曰取馬革賜夷賜夷盛形濟曰比干彊諫紂剖其心而
觀焉子胥諫吳王吳王賜之死取其屍以

鵠東之革沉之於江鵠夷以皮作鵠形臣始不信乃

今知之良曰知忠而獲罪也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白

頭如新傾蓋如故善曰漢書音義曰或神不相識相知至白頭不相知文穎曰傾蓋猶交蓋

駐車也又曰家語曰孔子之郊遭程子於金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鉞曰言人不相見自少至老其猶新知情若相得傾蓋之間有同故交也

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

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善本無事善注同向曰於秦而逃於燕荆軻見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

萬家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何如於期曰為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於秦王王必喜見臣因

左手持其袖右手提其臂於期從之遂自刎藉借也丹即燕太子徐廣曰

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刎以却齊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刎

而存魏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刎

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刎

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而死兩君者行合

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為燕

尾生善曰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又曰史記蘇秦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白圭戰亡善曰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又曰史記蘇秦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六城為魏取中山善曰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殆欲誅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按

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

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善曰音蹄馱音蹄

謂譏孟原曰雖有譏惡王更勝以珍奇之味也鉞曰燕王怒其譏者而轉重蘇秦而更厚一駭馬以食秦也馱駭馬

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

侯文侯五臣本少投以夜光之璧善曰言白圭投中山而尊顯而人說短於

文侯一侯字

文侯向曰文侯不信讒者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

肝相信信豈移於浮詞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

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臙鼻脚

於宋卒相中山善曰戰國策曰司馬喜三相中山尚書呂刑曰臙鼻者脫去人之臙鼻璞三倉解

折齒於魏卒為應侯善曰史記曰范雎隨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賜范雎金十斤及

牛酒須賈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魏

齊遂使人告擊范雎折齒范雎得出入秦為應侯廣雅

曰折也齊曰范雎為魏相魏齊之所答擊折齒范雎得出入秦為應侯廣雅

者皆信必然之畫指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

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

之河徐衍負石入海善曰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如淳自投河爾雅曰水自何出為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也僕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見列士傳又曰論語識曰徐衍負石伐子自理守分亡身握石失軀宋均曰俚語殺也力之切如俾同向注

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

朝以移人主善本主上之心善曰新語曰窮澤之民身不

朋黨在朝廷以移主上之心安求合也六韜曰結連朋黨

比周為權杜預曰比近也周密也鉞曰比周朋黨也

百里奚乞食於道善本無路繆善本無公委之以

政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奚乞食於道審威飯牛於

車下而相公任之以國善曰呂氏春秋曰審威飯牛

歌鄒子說梁王曰審威飯牛

此二人者善本無豈素官於

轅而歌相公任之以國

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

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感於眾口哉故偏

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

向注向日齊人饋女樂季相子受之三

計囚墨翟善曰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未詳

善本作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說而二國以危

故云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善曰國語

賈逵曰鑠消也眾口所惡金為之銷三積毀

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

疆威宣相公卒子臧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

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故公聽並

觀重名善本當世善曰公聽無私也並觀無偏也

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也

本作矣字善曰史記曰舜弟象欲殺舜丹朱堯子

管叔蔡叔皆周公弟也流惡言以疑周公周公誅之

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霸本不足侔而善本無三

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

文選

說田常之賢良善本無良字善同翰注

禹湯武也齊曰捐棄也燕昭王屬國於子之

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

刺姦者觀其胎產良曰紂剖比干

而疆霸諸侯善曰張晏曰寺人勃觀也

人斬其袂及入寺人求見於勃觀也

昭曰寺人掌內袂袂也勃觀字伯楚

難遂以齊相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

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論語曰管仲相桓公

則慈仁殷勤誠加嘉字於心此不可以虛辭

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下

而卒車裂之善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

裂曰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

其身善曰史記曰越王句踐舉國政屬大夫種

種書種見稱疾不朝人或說種是以孫叔敖三去相

而不悔於烏陵子仲辭三為人灌園善曰列女

子終賢其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迎子仲

知其才得之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罪於陵

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

見情素善曰戰國策曰終澤說應侯曰願肝膽

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五臣本於士善曰於士

則桀之犬善本作可使吠竟而跣隻之客

可使刺由善曰應劭曰由許由也跣盜跣也韋昭曰言恩

乎其主也厚無不使戰國乃觀謂田單曰跣之狗或吠竟

同善曰應劭曰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

乎濟曰言苟能盡心於然則荆軻沈善本作七族要離

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善曰張晏曰七族上至高

吳王閻聞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

明旦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交高誘曰吳王為加要離

罪燒妻子揚其交也濟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其七族

坐之沈沒也吳王將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

其妻子而揚其交要離走見慶忌因以劍刺之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

暗投人於道路善本無眾莫不按劍相眄者何

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帶輪囷離奇衣

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善曰張

下本也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廣雅曰蟠曲器謂服玩之屬

容謂彫飾杜預左氏傳注曰容形容也銑曰彫顧也蟠木

屈盤焉下也萬乘天子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抵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

尹管仲也龍逢比干皆忠臣也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

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善本作則人

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善曰小雅是使布衣之

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善本無也字是以聖

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善曰張晏曰陶家各

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論語考比識曰引五子以避俗

遠邦殊域莫不向風良曰陶鈞造瓦器者制方圓大小任

其所欲故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

善曰聖人不為卑辭所牽蘇秦曰卑辭以謝君國語冷州鳩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故秦皇帝任

中庶子蒙嘉之言五臣有信荆軻之說而匕首

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善

戰國策曰荆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

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臣如郡縣又曰

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通俗文曰匕首

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文王遇呂尚西伯遇太公俱

為師也銑曰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臣貢職如

郡縣謹斬樊於期之首及燕督亢之地圖秦王聞之喜而見

軻軻以匕首擲秦王故謂竊發也周文王獵於渭之陽載太

公以歸其國金匱卒遇若鳥鳥之暴集而卒以共成王業也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鳥集而王善曰漢書音義曰太

王功如鳥鵲

之暴集也

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

議善本作獨觀於昭曠之道也向曰拘攣淺近今人

主沈於善本無諂諛之詞牽於帷牆之制善曰漢書

為左右便辟侍帷牆臣妾所見牽制音義曰二言

使不羈之士與牛

驥同羂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

驥同羂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

驥同羂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

驥同羂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

驥同羂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

驥同羂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

驥同羂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

驥同羂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

驥同羂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

驥同羂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

驥同羂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

驥同羂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

驥同羂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

也善曰不羈謂才行高早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列士傳曰鮑焦怨世不用已采蔬於道子貢難之曰非其世而采其疏此焦之有哉奔其疏乃立於於洛水之上疏即古疏字齊曰不羈賢才無所拘繫也驥良馬也早飼牛馬極也餘文同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礪名號

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尚書注曰砥磨石也論語曰子罕言利故里名勝

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善曰曾灼曰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古有未詳良曰慈有勝母之名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朝朝而歌無所用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

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嚴五臣本作嚴數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五臣本無者字哉銑曰疾窮廣大也諂

進脅迫也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向曰是時天子方自擊熊逐獸相如因上疏諫之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焉獲捷言慶忌勇期音育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之說皆至大官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

謂要離曰吾嘗以逐馬之江上而不能及說范口勇士子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戰國策范雎曰夏育之勇焉而死翰曰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

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驥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善曰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車塵言

清尊之意也齊曰軼才過於衆也駭驚也不存謂與不勢不可以存也屬車從車言犯清塵不敢指斥之也

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夜力不得施善本無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善曰吳越春秋傳作不後有楚狐父以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
良曰起轂接軫有如戎狄不遠矣軫車後橫木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善曰張揖曰銜馬勒也

路而馳猶時有銜橛善曰張揖曰銜馬勒也之變善曰張揖曰馬口長銜也家語

子曰此掃清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曰我善調馬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呂氏春秋吳為丘墟也向曰豐草茂騁馳也

前有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利猶貪也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東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善曰萬東

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向曰萌始形見也禍故本

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銑曰忽故

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善曰張揖曰畏禍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陽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為典客

卒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後善曰

臣聞得金者昌失金者亡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

安全之道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

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善曰韓子曰舜

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立為天子誠

得其道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

王術也善曰不絕其明言合度也高誘淮南子注曰三光

德日月不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善曰父子喻君臣也

性忠臣不避重誅以置五臣本直諫則事無遺

策功流萬世良曰遺臣秉願披心腹善本作而效

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秉言日

效進但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

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

將絕也向曰縷絲縷也三十斤曰鈞馬方駭鼓而驚

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

深淵難以復出善曰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

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於

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馬方

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扶繫絕其高

墜入于深其危必矣矣曰吾已矣善曰蘇林曰臣改計切

陷也良曰言雖百度舉措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

不失善道是盡脫於禍也難於上天變所以善本無欲為易於反掌安於

泰山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

能累十二博棋加九雞卵其上公曰危哉論語曰升

天之無階也反掌言易也孟子曰武丁有天下猶反掌也春

秋保乾圖曰安於泰山與日合符善本有無窮之善本有

改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善本作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善曰

盡也向曰而欲乘累卵之危走奏上天之難此

愚臣之所大惑也走趣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

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景逾疾不如就陰而止

景滅迹絕善曰莊子漁父曰人有畏景惡迹而去之走者

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景靜欲人勿聞莫若勿

處以息迹愚亦甚矣濟曰景影也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楚

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善曰漢書

滄寒也呂氏春秋曰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火則止矣濟曰滄冷也

之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

止水抱薪而救火也良曰不絕於彼養由基楚之善

謂逆謀也救之於此謂以逆求福也射者善本有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

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善本無百

步之內耳比於臣秉未知操弓持矢也善曰戰國

策蘇厲謂周君曰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統曰言

養由基所得百中者百步內耳言已為謀慮深遠與人相比

則養由未解持 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善曰服虔曰基胎皆始也 向曰基

初胎也 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哉 善本無 泰山之

雷 穿石彈極之紈 五臣本 斷絳 善曰自從也晉灼曰紈古綬字彈盡

也極之縷絳井上四交之絳常為汲者所契傷也 善曰泰

山之水雷以而滴穿其石也縷索也絳井上木也言盡極井

索用以而刻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

然也 齊曰靡 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

度之至丈必過 善曰張晏曰東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

曰銖權分十銖之重也言自銖銖稱之寸 石稱丈量徑

寸度之至石丈必有盈縮差過皆不中也 石稱丈量徑

而寡失 善曰丈子曰夫事煩難治也法苛難行也多求難

稱大量徑而寡失故大較易為智曲辨難為惠徑直也 良

曰徑疾寡少也若石稱丈量則疾而且易所失又少矣言事

大略斷之則定以 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

先而絕手可摧而拔 善本作抓字 善曰尸子曰十丈

其未生先其未形也 善本無也字 向曰磨礱砥礪

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

上書重諫吳王 齊曰晁錯為御史大夫定制度

文選 卷三九 〔上書〕上書重諫吳王

反以銖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 枚叔 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晁錯為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 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

竿 音昨善本 之塞東當六國之從 子容反 善曰胡

也漢書曰金城郡有榆中縣漢書曰南夷自雋東北君長十

數祚都最大作在洛反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 良曰言秦

三面有敵而又能東向以當六國矣六國韓魏 六國東信

燕趙齊楚關東連兵曰從距至也羌竿夷名

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 善曰漢書音義

子無忌號信陵君又曰漢書音義曰無忌皆總五國却秦有

地資也 銳曰信陵君無忌嘗率五國兵逐秦至函谷關其

後六國乘藉其力蘇秦又約六國連 并力一心以備秦

兵以拒秦燕復使荆軻以刺秦王

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 善本作 何

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

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竿此

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善

言地多十倍民多百倍 向曰項羽分秦地為三而漢全有

之故云全秦而盡有六國之衆又情恩義以撫戎狄而羌夷

來朝比之於秦其地十 倍其人百倍過之也 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

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小大以為吳禍

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

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輔 肉之齒利劍鋒接必

無事矣 善曰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蠅蚋猶當也 善

徒自斷且吳之犯漢有類於斯無事 天下聞吳率失職

言必敗無成事也府商朽也齒猶觸也

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齊曰失職謂前地也今漢親

誅其三公以謝前過善曰錯為御史大夫故曰三公也

夫而言三公者重其事也前過謂前地也是大王之善本無威加於天下

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

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善曰隱匿謂僻在

京師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去錯出

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

善曰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又曰此言貢獻之

多方輸四方更輸錯雜而出也如傳曰山東吳王之府藏也

又曰錯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與軍遠行也軍一為運錯出

謂四方更輸交錯出而行之也向曰方輸謂貢萬物也

錯雜也珍怪寶玩也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

山東府吳府名也

不如海陵之倉善曰如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

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奇守禽獸不

如長洲之苑善曰服虔曰吳苑也章昭曰長洲在吳苑

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善曰張晏曰曲臺長安

臺下臨苑路矣朝夕池海也漢宮也小故不如也深壁高

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向曰壁壘軍城也副重

淮南吳之所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

疾歸尚得十半善曰言王早還冀十分之中得半不

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

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齊曰羽林黃頭襲水戰

謂吳都魯東海絕吳之饌善曰吳饌軍自海入

廣陵也魯東海二都也地理志有魯國及東海郡也

良曰魯東海二都也使之絕吳入饌饋之道梁王節車

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大王

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善曰梁王武夫三淮南之計

不負其約向曰三淮南謂淮南王安衡山王賜廬江

王殺身以滅其迹善曰晉灼曰齊孝王將問也吳楚反

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漢書曰齊王聞吳楚平乃

自殺今乘已言之漢書與此必有一誤也善曰四國

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

善曰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北吳楚臨淄王也發兵應此謀應

助曰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也杜預左氏傳注

曰掩匿也濟曰四國謂三淮南及齊也言不得

出於郡也趙王遂發兵應吳此事以彰不可掩覆今大王

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善曰張晏曰

見制於此也良注同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

善曰如傳曰張羽韓安國也又曰將北地謂將兵在吳

軍之北也服虔曰弓高侯韓頗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

注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向曰言吳兵臣竊哀

之願大王熟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善曰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善曰淮南子曰鄒衍

信諸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春秋吳

叩心言 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五臣本作堂

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墮海水又出許慎曰庶女齊之少寡無子養姑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能自辯故冤告天司馬彪莊子注曰襲入也 齊曰襲及也餘文同

下官母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善曰沈約書曰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相始改此制為下官太史公曰始齊之制通讀樂報燕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揚雄見屈原作離騷悲其文讀之流涕

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善曰淮南子士有同志同德其交接有一會而分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喪不須更離故曰有不易之行

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善曰史記曰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為左氏傳曰義士猶或非之

又曰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李陵與蘇武書曰足下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良曰伏死不顧免之

深也此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善曰馬遷悲士不遇賦曰理不可據智不可恃鄒陽書曰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又曰臣始不言今乃知

伏願王覽傳左右少加憐察善曰鄒陽書曰左右不明卒從吏誅又曰願王覽察少加憐焉

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善曰淮南子曰處僻之鄉蓬戶甕牖樵桑以為樞樞北齊人所謂形植樁樁黑髮悲而不得志也高誘曰編蓬為戶樞桑條為戶樞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終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向曰言

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善曰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及儒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又曰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於是博學疑聖飾詩書

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善曰漢書帝賜嚴助書曰君猷承明之闕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

父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翰曰日者猶頃者謬得謙詞也升降出入於承明闕金華殿謂官於朝廷也

何嘗不局影疑嚴側身局禁者乎善曰詩序曰側身修行班婕妤自傷賦曰應門閉兮禁門局

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琴養術之餘善曰史記曰孟嘗君入秦昭王乃因

豫三五賤伎之末善曰史記曰孟嘗君入秦昭王乃因

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善曰史記曰孟嘗君入秦昭王乃因

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善曰鄭玄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己也曹植戰歌

曰長者賜顏色泰山可動後餘文同善曰荆卿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諸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軻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但臂痛耳軻酒醉也荆卿即軻也豫讓為智伯將刺趙襄子事不成襄子責之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讎臣事智伯智伯死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也讓曰范中行氏以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

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善曰左氏傳曰衛太子迫孔惲於廁強盟之子路曰太子無勇若燭臺未半及舍孔叔太子問之懼下石乞孟鯀斃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又曰晉侯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子弑二公與一大夫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不有發君何以與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善曰晉侯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子弑二公與一大夫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莊子奔弒身如此萬中有一善曰莊子奔弒身如此萬中有一

剖心擊踵以報所天善曰

黃曰君天也何休曰君者臣之天 翰曰比干不避殺身不
而忠諫於紂紂剖其心而觀焉踵足也所天謂建平王

圖小人固陋坐貽謗歟 善曰楊惲書曰言固陋之愚也
也歟 遜墜昭憲身限幽園復影弔心酸鼻痛骨

善曰陸機謝內史表曰幽執固園當為誅始詩曰顧占周道
中心弔兮高唐賦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太子丹謂趙武曰
今秦王反戾天常每念之痛入骨髓 良 下官聞虧名

曰望陷也昭憲明法也限隔幽園謂獄也 來忽若有遺
為辱虧形次之每以一念 以每一念 五臣作是

善曰尸子曰泉以虧形為辱君子以虧義為辱李陵答蘇武
書曰每一念至忽然忘生 缺曰虧損遺失也言如有所失
加以涉旬月追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

木石與獄更為伍 善曰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今少卿
秋曰行秋令則天多沈陰蔡邕月令 木石獨與法更為伍
雲之重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身 木石獨與法更為伍

也 向曰涉 此少卿所以仰天樞直心泣盡而繼
之以血者 善本無 也 善曰韓子曰下和乃抱其璞而哭於

曰少卿李陵字也陵與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下
此陵所以仰天樞心而泣血也言己之恨同於李陵 下

官雖之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 善曰燕丹
士無鄉曲之譽 其土則隱於簾壁之間卧於巖石

之下 善曰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君平卜筮
於成都市一日裁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

而授老子論曰谷口鄭子真耕於巖 次則結綬金馬之
石之下名震京師也 翰同善注

庭高議雲臺之上 善曰漢書曰蕭育與朱博交故長安
若作之庭東觀漢記曰建初元年詔賈逵曰南宮雲臺使出
左氏去義 濟曰蕭朱結綬謂相薦達也金馬待詔也高
議論政理也 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 善曰南

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
王而致闕下又賈誼曰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
命也 良 俱啓丹冊並圖青史 善曰漢書曰高祖論功

同善注 白馬之盟又有青史子音義曰古 定封以丹書之信重以
史官記事 銑曰啓開也冊書也 寧當爭分寸之末競

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讓磨骨 善曰
傳曰叔向諡子產書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鄒陽上書曰眾
口鑠金積毀銷骨 向曰言毀讓之深能銷磨金石之堅

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
善曰漢書曰直不疑南陽人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
持其同舍郎金已而同舍郎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

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仁金郎大慙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
字伯魚京兆人望孝廉補議郎長後從王朝京師得會帝
戲倫謂倫曰聞卿為吏婆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
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飢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也

翰曰不義謂婆婦公不 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
過兄也餘文同善注

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
史遷下室 善曰司馬遷答任少卿書絳侯誅諸呂囚於清

兵北軍故曰上將後就國有誣告反而下廷尉是謂恥也太
史司馬遷為白李陵而下之釐室故云名臣之羞釐室刑人

所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 善本無 魯連之智
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 善曰司馬遷

何言哉史記曰秦使白起圍趙開魯仲連責新垣衍秦軍遂
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連謝然不受也論語曰楚狂接輿

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銑曰魯仲連為趙
却秦軍趙欲封之不受而去接輿伴狂避世而行歌也 子

陵閉關於東越仲蔚 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
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人也與杜祖同學
及即位變名姓隱身不見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
風人也少與同郡親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 向曰
嚴光餘姚人餘姚越也閉關謂不出也杜門與閉關義同扶

風秦地也良可知言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

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善曰莊子曰鉗墨翟之口燕丹子荆軻曰

田光向軻吞舌而死翰曰鉗口何以見齊魯奇節之

人燕趙悲歌之士乎善曰左氏傳子方曰事子我而有

先生謂鄒陽曰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齊楚多辯智韓魏時有

奇節吾將歷問之史記荆軻之燕高漸離悲歌擊筑荆軻和

而歌於市中又曰趙大夫悲歌慷慨濟曰齊魯燕趙義俠所出

下樂業善曰尚書曰放勳欽明管子曰天下有道樂業

雲浮洛善本作榮光塞河善曰尚書中侯曰成王觀

洎臨洮善曰洮水出秦界南流至秦州善曰秦之

洎臨洮善曰洮水出秦界南流至秦州善曰秦之

洎臨洮善曰洮水出秦界南流至秦州善曰秦之

洎臨洮善曰洮水出秦界南流至秦州善曰秦之

洎臨洮善曰洮水出秦界南流至秦州善曰秦之

洎臨洮善曰洮水出秦界南流至秦州善曰秦之

洎臨洮善曰洮水出秦界南流至秦州善曰秦之

洎臨洮善曰洮水出秦界南流至秦州善曰秦之

洎臨洮善曰洮水出秦界南流至秦州善曰秦之

洎臨洮善曰洮水出秦界南流至秦州善曰秦之

洎臨洮善曰洮水出秦界南流至秦州善曰秦之

洎臨洮善曰洮水出秦界南流至秦州善曰秦之

文選 卷三九 〔啓〕奉答勅示七夕詩啟

父白骨故云不愧沈首也說苑曰景公政於梧丘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實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鶴巢亭為草長龍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文止刺史周徽行部宿亭覺壽發罪奏之殺壽列異傳云鶴奔亭統曰文州刺史周徽行部至鶴奔亭夜有婦人來告免曰妾夫亡妾欲還鄉行至此為亭長所殺埋井中徽極之果然言寃得明假使使粉恨也

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奉答勅示七夕詩啟

任彥升善曰梁武詔昉曰聊為七夕詩五韻殊不近詠歌規雖納於言而難於才可即

制付使者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

俯同不一託情風什希世罕工善曰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布迹必稽功務

法宋均曰迹行迹謂功績也春秋保乾圖曰帝異緒毛詩題

曰關雎之什魯靈光殿賦曰邈希世而特出翰曰緒事也

也言遠代以來少有如帝善文如此也雖漢在四世

魏稱三祖善曰四世漢武帝也三祖謂魏文帝明帝也

濟曰謂武帝雖當漢之四世魏三祖謂武帝明帝也高

貴鄉公詔云昔在三祖故因言祖也此皆有文之主故助引

之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善曰家語曰昔者舜

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

以阜吾民之財兮王肅曰薰風至和也樂動聲儀曰時方氣

者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

有分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也宋均曰調露謂和致甘露

也使物茂長之樂也良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克

能諧和也四節不相違謂之調露之樂皆謂帝文章音律若